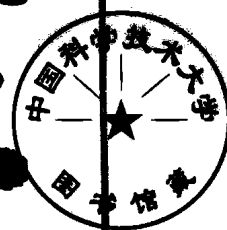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大藏經



中華書局

漢文部分
八三

內封題簽 李一氓

裝幀設計 伍端端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第八三冊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32}$ •64 $\frac{1}{4}$ 印張•插頁2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720冊 定價:250元

ISBN 7—101—01300—7/B·243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第八十三冊目錄

千字文編次 塞

一七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三十六

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

華亭念常集

（明永樂北藏本）

卷二一

唐憲宗至穆宗

校勘記

卷二二

唐敬宗至文宗

校勘記

卷二三

唐武宗至宣宗

校勘記

卷二四

唐懿宗至昭宗

— — — — — 二二 二二 二四 二四 三三 三五 三五

校勘記

卷二五

唐昭宗至五代

校勘記

卷二六

宋太祖至真宗

校勘記

卷二七

宋仁宗至英宗

校勘記

卷二八

宋神宗至哲宗

校勘記

卷二九

宋哲宗至欽宗

校勘記

卷三〇

宋高宗至孝宗

校勘記

卷三一

四四 四五 四五 五六 五七 五七 六五 六六 六六 六六 七五 七六 七六 八七 八八 八八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二 一一四 一一五

目錄

二

宋光宗至寧宗

校勘記

卷三二

元太祖至世祖

校勘記

卷三三

元世祖

校勘記

卷三四

元世祖

校勘記

卷三五

元世祖至武宗

校勘記

卷三六

元武宗至順帝

校勘記

一七五七

國清百錄四卷

隋沙門灌頂纂

(明永樂北藏本)

一一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七

一三八

一三九

一三九

一四九

一五一

一五一

一五九

一六一

一六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三

一八二

序

卷一

校勘記

卷二

校勘記

卷三

校勘記

卷四

校勘記

一七五八

八十八祖

校勘記	二七〇	卷四	法語	三三四
卷四	二七一	校勘記	法語	三三四
校勘記	二八二	卷五	校勘記	三四五
卷五	二八三	法語	法語	三四六
校勘記	二九一	校勘記	校勘記	三五八
一七五九		卷六	法語	三五九
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		校勘記	校勘記	三七一
明真可著		卷七	法語	三七二
明德清閱		校勘記	校勘記	三七二
(清藏本)		卷八	法語	三八五
序	二九二	校勘記	校勘記	三八六
跋	二九三	法語	法語	三八六
卷一	二九四	校勘記	校勘記	三九八
法語	二九四	卷九	法語	三九九
校勘記	三〇五	校勘記	校勘記	三九九
卷二	三〇六	法語	法語	四一二
法語	三〇六	校勘記	校勘記	四一二
校勘記	三二〇	卷一〇	法語	四一三
卷三	三二一	法語	法語	四一三
法語	三二一	校勘記	校勘記	四一三
校勘記	三三三			

校勘記

四二五

卷一一

四二六

解經

四二六

校勘記

四三八

卷一二

四三九

解經

四三九

校勘記

四四九

卷一三

四五〇

緣起

四五〇

疏

四五七

校勘記

四六三

卷一四

四六四

序

四六四

記

四六七

祭文

四七二

校勘記

四七六

卷一五

四七七

題

四七七

跋

四七八

校勘記

四九一

卷一六

四九二

拈古

四九二

校勘記

五〇一

卷一七

五〇二

佛贊

五〇二

菩薩贊

五〇六

校勘記

五一五

卷一八

<

校勘記	五六七	校勘記	六三七
卷二二	五六八	卷二八	六三八
雜記	五六八	詩	六三八
解易	五七〇	歌	六四二
銘	五七二	校勘記	六五一
校勘記	五七八	卷二九	六五二
卷二三	五七九	歌	六五二
書	五七九	校勘記	六六五
校勘記	五九〇	卷三〇	六六六
卷二四	五九一	關中語錄	六六六
書	五九一	附紫柏大師像贊塔銘等文	六七〇
校勘記	六〇二	校勘記	六七九
卷二五	六〇三	一七六〇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一——三十	
詩	六〇三	明德清撰述	
校勘記	六一三	侍者福善日錄	
卷二六	六一四	門人通炯編輯	
詩	六一四	(清藏本)	
校勘記	六二四	卷一	六八〇
卷二七	六二五	序	六八〇
詩	六二五	目錄	六八一

校勘記

卷二

校勘記

卷三

校勘記

卷四

校勘記

卷五

校勘記

卷六

校勘記

卷七

校勘記

卷八

校勘記

卷九

校勘記

卷一〇

校勘記

卷一一

六九〇

六九一

七〇二

七〇八

七一七

七二一

七三一

七三三

七四三

七四四

七五三

七五四

七六四

七六五

七七四

七七五

七八四

七八五

七九三

七九四

校勘記

卷一二

校勘記

卷一三

校勘記

卷一四

校勘記

卷一五

校勘記

卷一六

校勘記

卷一七

校勘記	九二二
卷二二	九二三
校勘記	九三二
卷二三	九三三
校勘記	九四二
卷二四	九四三
校勘記	九五三
卷二五	九五四
校勘記	九六三
卷二六	九六四
校勘記	九七三
卷二七	九七四
校勘記	九八三
卷二八	九八四
校勘記	九九三
卷二九	九九四
校勘記	一〇〇三
卷三〇	一〇〇四
校勘記	一〇一六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校勘凡例	一〇一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藝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奉命常集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封父中丞之請柳子厚贈之以序曰武間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異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

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震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

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拚章句微文釋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辟有之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判則海

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今連師中丞公具舟來迎師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

海其土汪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異上人赴中丞封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康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

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鬪茂聞三寶之名不識爲善儀則婦憐其慈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韵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爲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

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

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空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聘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約具

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焚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

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焚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

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事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米詣海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後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

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

^{推原}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種苗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威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

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劉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

去父母之邦諱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高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

^五長老交游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四

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廉訪使楊君憑章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戒壇而擯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

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日已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身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威度後落菊香裏醍醐味滿執及是香執後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葛中興

毗尼景雲之威衆將安仰法將時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碑

貞元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

^五

梁肅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爲瑞應即

於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幢鼓吹騰香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錄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

止於某某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佛定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焉伏惟虞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縱之今盛也今陛下令群僧

^詳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感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費年人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說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燭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莫更相^做効唯恐後時老幼奔競棄其生業若不

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由穢之餘豈以入官禁孔子曰欲^謂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

^謂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

能及此願以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
華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
子咸天促言何率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
於是咸里諸王舊臣皆為愈表請遂取潮
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
表哀謝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
海上登靈山過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
來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辭
然似有不憚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

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那部侍郎貶
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
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妻妾瘞氣日
夕發作愈以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點
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

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
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安樂
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
於此則庶幾召愈遂作功德歌詩而薦之
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連

歸愈安能有不憚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
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
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
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
耳何介介於胸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
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盡勿
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
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憚趨時而求
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
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
殷鑒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
野僅能免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
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平

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
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
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過困而抑
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
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

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
而後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
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

不大且亂愈恐主上之惑於此是以不顧
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
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
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
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士四年何其天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天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帝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天且亂耶愈揀扶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

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要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承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

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

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謬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

為非而遂非之是妻婦也昔者舜師高天為夫之且莫所見者唯舜一日先過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惟之是舜犬之說也吾

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妻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

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稿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莖也枝葉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惟焉孔子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死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實證曰化為異類焉又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

詐造此充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張實氣焰熾盛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

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

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守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為舜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

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之言必休於孝與人臣言必休於忠此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

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卑見淺聞者道哉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耨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耨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耨而不為素食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吞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吞食於人乎今吾告汝

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

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閼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去深思之乎愈曰吾非贊佛以立異蓋吾所

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

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同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

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

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又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獲也今子自

特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華靡孰如姚崇之輩什乎子之知來歲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

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於積藁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食而不揚又

求其所咎壯然有若自失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

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起而出秋八月己

愈解疎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東州刺史後達大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政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戮子聞吾言而易信之失庸知復

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東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將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固與之往還也近世黃

山公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懷計當時達官貴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

見愈書

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念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恃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及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蹈偽於此疎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數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憂者其斯人之謂乎道

蓋

六

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憂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云非開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顛護持師後歸住潮陽靈山嘗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為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其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

蓋

七

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顛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

得箇入處